湘綺樓全集

湘綺樓文集卷第四

長沙湘潭王闓運字壬父撰

頌

桂頌并序

湘綺樓東有古桂一株枝葉婆娑秋日花餘折蘇枝置水瓨中凡百餘日大樹深根花恐凋歇宛彼弱條寄于勺水無根苞之可託寡柯條以爲輔微花四秀風香鬱然夫人含五常之精備四時之气少遇挫折遂以天枉智慧内徹丰采外凋嗟此桂枝依柯分命獨能若穎不悴飛馨流豔鑑寒泉而寫影零暮雨而無悲非徒表勁

于疾風明貞于歲晚而已似別有懷抱自負孤貞不奪
不移有符大道乃爲頌曰
貞桂冬榮南國之嘉秀實孤挺榮不再華懿此弱枝別
樹無傷榦雖玉折心守蘭芳清泉可瑩奚必故土白露
時至疏花微雨十旬四秀芬傳未歇孤心無危婉孌娟
潔彼怨離根亦云念本函性藴芳緊獨自盡如彼貞士
有託斯足內發其幽外忘其璞鍾懿琴悲遷荆史豔天
全人損刖而非瑲委身任化與物無驚保心獨秀別寄
遥情橘不踰淮屈生猶頌矧兹奇姿曾是不詠小山阿
隱微滿江南妃文媲麗拂映湘潭

巡撫吳尚書六十壽頌

湘之立州自晉中興
聖朝治隆岳收經綸歷選耆賢名者趙陳駱而已而二
吳目文儒參翔崇號懋芬癸興楚材燀苍綏邦然非有
湛澤憲度建一經室財通八體猶光祝融鏡沅湘量逾
十世教垂百歲愙齋尚書涖鎮之時東南康復及三十
秊於茲越明歲龍集焉逢
聖上祇福至孝推明功德受貢諸夏撫琛遠夷海內外
喁喁含和思壽東朝湘臣維耆實協其期于是都人俊
俊之士議曰蓋詩稱躋堂兕觥報上之義也魯侯燕喜

烝皇之效也固有擬其時以設九如矧茲時和年豐履端叶元衆庶歡然不謀同孚意傳記以南極爲南陔而衡山應之壽星之符其允燿旃客曰俞哉夫德必稱其隆功必當其報澹沆州之災者應司空之命威大邦之譽者盛鉤纓之飾今尚書勤成翕河益地暉春蓋靳粟之所弗隄左李之所弗規蹈蠢乘車指麾定功將加袞以分陝錫玠以入輔長沙之國劉發之所小易足以彰乎且晉晉冀大儀疆吏籲天出承明之廬躬有司之勞進溝壑登康樂千里哺噴衣食億萬期頤之符曰契于此湘人區區復何所加文學進曰顯榮時也貞固幹也

必若所言則是望奭番番而老孔不足希也夫龍蟠全
身因時卷舒往笞全盛之時家握荆珍人褢靈珠吳會
之文雲涌泉渟而尙書吕諸生振其華元元之炎浸連
江淮青衿波迸名城闤闠失气靡據得免爲幸獨奮潛
思佩楅講老學騎老靈角射甘蠅游藝疋歌左圖右書
在困能亨遂成其名不必排金門持玉節然後顯也蘇
杭敉平七省息肩披荆榛釆桂枝弟兄同舉冠鬱復會
曾侯吕元功沖讓思求國楨先得之于合肥而成之于
景東一舉之名聲聞于天潘吳昏姻延譽當朝乃屈之
于十人莫能掩其才也旋受　命督學駪駪隴桓兵騎

充斥道罕儒服左相雄桀傲睨翰林見其風旨澹然莫逆遂結契推襃許爲帥材天何文耇之道備與若登壇而後盱衡則幾人能之矣自是以後臺省攻容屬 皇道含宏議臣過愼遠人叩關自謂天驕憂時之士違衆昌言 帝賴翼爲復超三直甫授一道廷議稱屈遽濟卿階屯田吉林仍副北洋以衞國門衙 諭朝鮮折衝尊俎當是之時威聲嘽敦故俄羅息其狡謀海國誦其文章戰和參差魏氏策行作鎭南海匪材之用此所以有河督之移也夫通商供工一市魁領之足矣

天子以湘之州爲中興之資民气樸于九服軍興而騷

豪貴紛綸列戟之門千數兼并之家數百若其才雋斐然通六蓺闚九流自目爲名又不可勝計吏治者俗儒教者甍非夫通識宏博恢張溫良者莫能收其用而防其流總督雖賢遠而未親選而命之猶目表測景也今瓌富目蓄道淡約目養生被服儒儉室無傾視夫人明淑比縱山韓式是奢靡還于醕化方將佩彤鷹左虎之符奉黃牙赤玉之璋覽朱陵綠文之圖篆滂熹延年之字刻二酉三峿之石吹碧銅白玉之管築九疑之稻鈞湘波之魚鄭酒君山朵芝桂陽昭政成對　帝册況號獻詩又曷可目辭已蓋先進于禮必世後仁三五六經

政之本也湘州耆功龍驤文始萌芽尙書元悟深眇觀
法鼎彝鈎通律元度尺璧羨正剡圭之半規攷冬葵于
抒首量秬定銖因合識兩發千年之懸解皆海內所未
喻筲巨嬀臣唐爰同量衡始升名山禹因名焉意者文
教覃敷飛鴞好音島夷工商我攷其成尙何遽與而黿
其騁書詩曰不畏彊禦不侮矜寡窮嫠恵鮮肫肫旣如
彼訏謨瞻言昭昭且如此前之二吳不其惑與夫牧令
奉化民之司命也趙駱惠之陳稍代之令垂訓布憲詩
曰風下究盜之原不塞而湮將復已枵之元气孕九郡
于禮樂周壽作人庶可冀乎近者議禮之疏與

朝旨異論見者讙誹壽侍郎湘陰郭君私偉其議排眾而宗諸
高宗是則湘人有深知未下車而頌聲論者但斤斤于廣狹末邉計功之遠近㠯官民之和會爲頌禱之私燕噫爲末也癸巳之秋振鷺來庭夙夜永譽我有其祥宜總諸生撰述一經誨之訓詁示之禮器使湖外之風復于壽漢俱升紫微音同卷阿㠯人事　君于億斯年

嚴通政庶母任氏壽頌并序

葢聞乾坤配德而少女有正西之位窈窕進善而河洲稱二南之始是㠯佐成家道克奉主君其必奉匜盥以

昭勤筵鼎顯而崇貴至于經天明月陳王歎無子之星
河激中流涓女悲鈞天之寤操持四典隱揞一身處卑
而見尊積秊而增敬修之閫門之內宜于家室之人者
斯有任宜人焉贈布政使樂園嚴先生稟山嶽之靈總
干城之績巡軺所至則萬物皆春佩劒才臨而潢池若
鏡專城自貴恥問羅敷辦具無聲方求絡秀則有明妃
故地成風舊族攀輿公之令德誦王令之但歌既辭濯
錦之川遂飭鳴環之節問黍中之故事惟有卷衣識行
父之公忠從無衣帛既而金刀掩曜桑梓歸里未生陶
子胥有洛陽之譽將殉文伯思蒙驥禮之嫌婉此貞婺

長依主婦通政君習漱裳之恪推奉几之恩念禮敬之
不衰識溫良之宜幼或臨邦而除別室或埽舍而留舊
廬兼奉慈言宜褒節行值　皇廷洽慶廣類推仁　貤
封五品列爲命婦盛矣哉昔周公阿杜才賜金叙臨澧
所生不聞褘翟非夫淑德豈稱殊榮故銘丹陽者推讓
其爵尊言公羊者驚疑于子貴若乃保受福祿崇修仁
壽清居淵塞允思德于仲嬀淨業自然非懺心于大姊
要其淑愼蓋有三難夫五星隨昴但肅宵征三月有齋
不禮卜姓琴瑟聽女君之樂籩豆入宗婦之房況復不
上高堂空居側室雞鳴起漱無處問安燕戶添香自嫌

如客酒食猶非所議餘事更不相關雖同高行之清心
誰見曹家之守誠才德無施其難一也名者人之所莫
假分者禮之所由生懷閒女善恨爲婦食是曰督卿納
幣穆姜猶嫌非姒叔妹扶牀班氏恐其自尊㿖訴臺起
于龍牽誶語由于箕帚若乃家推宿齒禮絕青衣婢或
竊眉不疑黃气配尊而分絀稱老而名嫌貴欲獻酬羣
心從容狼尾體紀之閒其難二也三季傳子古命大夫
之妾九人緩帶乃是韓侯之娣至能恭思先主敬護嫡
孫𤼵自初咳迄于就傅每從慈戲如牽孺子之牛示無
誑語常買東家之肉劄有假三車曰離宅指一研曰傳

先不謂誠求終承旁施差別無心其難三也夫處難無
難上德不德動而合禮必謂之學加復勤親煩辱效太
姒之澣衣獨處莊嚴慕伯姬之待火雖復季增中壽禮
許閒居身不下堂暑無損飾政使衞人作頌蒙彼絆延
孟母入房不妨旁視宜其作名門之懿範膺介祉于
聖朝習女宗之典型稱季德之並劭者矣于令升父妾
猶在朝士咨疑劉太尉侍者渡江將軍起敬殆嚴公之
舊望留貽十世宜人之令問雖穆一門喈喈遠聞焉能
默乎且魯有次妃同稱壽母楚從屈子便重初度然則
嘉詞延嘏生日稱觴古之典也撰更生之女傳幸在同

時廣茂先之史箴遂爲作頌頌曰

厥初合姓廣气隆恩爰思籊竹用佐蘋蘩歸仁自克降德彌尊逮今淑女見貴高門 其一

高門有嚴名臣赫赫婉婉淑女芳華是龔思依君婦恪恭朝夕三世之老始終之節 其二

皇施命服光矣六珈雖休勿休佩玉之儺居老益勤處榮忘華㠯引㠯延宜惠其家 其三

惟江有梅芳麗斯寒惟沅有芷秀被通川哲人之型服訓惟安敢誦門子亦佩其蘭 其四

昔在高允爲劉作詠矧茲名徽曾是不頌何㠯喻德如月之恆形管式度永曼嘉應 其五

女箴并序

自周禮廢而女德稀家國之瑞兆祥啟衰緊君子之失道助成德者梯之咎也匪惟縱之又用從之匪惟比之又用薇之余㠯爲婦德不修曠將千世家之視女㠯爲路人習移學荒卽刑于之化又焉資于一旦且男檢詩禮誦之白首動而中禮蓋鮮其人而況㠯陰柔之性處掩薇之内挾不學之身專人家之事欲依美質求明效豈不悖哉古之姆教久格不行方今士大夫多樂放檢若望其則于身教淊其言動又盧誕之論也庶幾多迺

經籍優游使自求之雖未盡如禮晷比教子之責望可矣晉張茂先作女史箴但戒妃后而於教難被貴賤失綱故約其大節以公宮之教陳一而諷百焉婦頗聞古今其能廣之箴曰

窈窕韡闈令德斯賢處幽思顯隘不可安雖道貴柔潛忍非先淑恭尒儀麗則翩翩既莊能婉壹而無專莊敬伊何讓以下人能婉伊何思媚尊親毋曰恃慈嚴若在朝毋曰外恭依于色笑賤不可以儷貴不可以華婉娩無方祇道為家彤管司媺敢告傅姆 德箴

於乎惟婦言不用言尚欽哉含章則吉當出如疑彼士德善違樂辱

之符矧伊內言其豫而夸惟風惟火合則嘻嘻苟違斯戒則同室貢非弗貴㠯文家巽貞元弗矜迺拂兌筮其說形管司詞敢告女師 言箴

女曰雞鳴飾悅佩容如齋所治祁祁僮僮士慎其儀女澤其光無惡鳴玉婀娜合章猗歟冀婦缺德㠯升穆哉德曜敬順所承委委蛇蛇如山如河匪惟修皃㠯緯㠯和不飾何飾不宐何嘉形管司度敢告女御 容箴

太姒之愔愔式聞葛覃豈不煩辱女不可耽雖有錦繡無陋織紝雖有珍俎無褻溉鬵亦越敬姜織杼自廉亦既貴老職思所欽周宗云戚婦休其蠶不績之謡而陳宗早殲矧況庶賤其蹈大戾朝

夕之思庶其無廢彤管司工敢告庭內工箴

銘

影山草堂銘

有大雅君子曰莫友芝自先世家于獨山始營夾澗之廬實傍翁奇之水傳家經術先鄭留書趨庭兄弟五龍下食開華陽之石室有楊惜之竹林籬下看山檐前映樹莫君當始教方名之歲能誦謝朓之詩爰曰影山請題堂扁草堂之名五十季矣當其西南尉候旦夕弦歌安毋斂之舊郡乘軒轅之靈緒馬卿乘傳訪者老而先來道眞受書繼召陵而通義息焉游焉伊可褭也既而

鈔經置筏從父之官川原同分野之星歲時猶故鄉之俗陶潛舊宅有處堪尋薊子童顏無何已老遂復遭逢世難流離暮齒謝涪陵之故里非復晉封孔子魚之高堂自然秦火既爲遷客彌思晉園乃託畫圖記其興廢生平興盡仲文之樹蕭然鄉土人還東山之廬安在流連于尺素滂沛乎寸心達者疑其拘墟國人甚其已細也夫哀樂之理寓境而存身心之眞憑虛莫寄若夫陵谷阡眠之地巖石悲怪之區廣漠寂寥之鄉畦町高下之處孰覩無構積傾耳絕嘯籟然而行客想象歸人慨索指黍稷而求宮室望松柏而謂君家情習于有則虛

象存神傷于無則冥造顯也行城郭者或見誣而橫涕悲楚越者或垂从而變呻然則戀鄉之情無間千古今褱舊之歎倍甚于文人乎談者妄吕天地爲寓廬等身世爲過客及乎一宿不適則枕席顰眉暫遊之欣則形神交暢佛吕三宿而生戀焉能忘情而獨居哉且庭室可改憶迹無遷階墀已平循牆猶見是吕式閭者褱古升堂如景行矧夫春秋弥誦晨昏杖屨感先澤之不沬託通德而爲鄉固不必門内旁皇步迒尋依者矣自東南喪亂衣冠蕭索百里之内十室之鄉盡室播遷比閭焚蕩況黔中久委于荒服羽檄僅達于上都山川無允

猶之典草木絶蓼蕭之澤故曰城郭爲之歸雀荊棘聽于銅駝一畝之宮彈琴之室存亡之數固亦微矣靈光非魯王之宮麥秀有殷臣之淚釣臺之下豈必嚴子故居漢殿之旁惟見通天一表茫茫之感系曰銘焉其詞曰逖矣西南興文通漢滔茷自今其靈乃獻邵亭之山建秀亭岩君子之館攬勝因巢鄭父寫詩苑見傳史梁木未傾夜舟俄徙子猷之庭曾無竹林柱惟繫馬堂不問金載酒之門轍迹何深風雲散矣鳳皇悲吟鳴琴思雀其遊不更阿房之圖亦余所病山川在壁暫遊猶賞于糞于牆云胡勞想芳蘭一叢即爲舍宅柏木萬株思

歸未得一椽之棲誰謂非堂山庭弔栁東海移桑請君一尊醉㠯忘言何有何無遊心太𠀤

珍珠泉銘 幷序

侍郎文煜㠯咸豐九秊秋奉

皇帝詔巡撫山東明秊上元觴賓寮于公府澂虛之榭

上臨清泉是名珍珠酒三行客私言曰晉秀水朱彝尊爲劉都院記濯泉涓涓一隅廣不匹遂而兹泉潔泚冲瀜清瀾百步旁流帶垣通舟二里魚鳥荇藻怡怡悅性

旣上要

高宗宸題永爲靈泉碑銘寂寥豈其遠與且朱記濯泉

進而論治古之有言非苟而已今侍郎新膺
主知厲勤懷清瑞雪應休文苣太和感孚之期集罷疾
之望喁喁矣夫彤追于巖石箴規于堂戶㠯明趣向託
懷抱固載筆之美也況慎羅多才常服九能其可㠯所
志㠯昭方將王子越席對曰如客所言客言泉銘甚當
至于謂朱氏之論治此甚過矣微客言僕固願發之彝
尊之言曰河出昆侖色白渠并則黃澂泉在㽔清極之
大小清河無非清者意㠯爲吏至廉而賓客熒之又若
㠯濁爲河病者彝尊能言者也如若所言則洏善而河
惡邪子貢曰君子一言㠯爲不知夫言不可不慎也甾

在周公論列河沸㠯成四瀆瀆者獨也又曰嶽視三公瀆視諸侯乃其有事則河爲大周頌稱功允猷翕河然則河譬大邦沸譬子男宣鬱導滯各有所職至于成功大小殊矣今河源崑崙浩浩神翼洋洋赴海千里曲直禹貢九州浸潤六七而道沇流行東溢爲滎隱見無時所會者微由此觀之沸之爲性葢善自守絜不喜附合聖嘉其行有似獨立故源近流短亦列爲瀆意㠯勸諭諸侯奉公無私雖力不逮亦足自達也若夫河則不然其所處地高窮帶衆流亘乎華夷無所不包故曰瑾瑜匿瑕國君含垢不擇細流㠯成其大故其泥沙污租雄

挾專行清濁幷容皆致于海假令黃河不能幷兼或榑力不强奠淤邕渠則汎濫滐逆萬古而不爲也自堯至今皆咎河患河納衆流而代之受惡聖人之量也民奪其地激之爲灾譬則五伯功載王室世見專恣而反曰罪人故詩曰沔彼流水其流湯湯王者之過也大臣之事君也不避嫌難而萬事舉矣不拘吏法而羣疑聚矣及夫功成而效彰彰國存而望巍巍尊主隆民已無加焉亦猶黃河志于歸海者也假令河惜其力專絜其名止而不流流而不行是共和守臣位而桓文無義兵也聖人有憂天下之心懷撥亂之綱尊河曰妃海進伯曰

繼王明大臣之殊功而隆祀典𠮷風八方者舍河其安
望焉沛之爲沛也舊矣行無專道而終爲河掖今之視
古清者已濁雖非其質之渝乎其亦𠮷旁無他援不合
川渠守常則有餘應變而已迂此則如吏專獨自用輔
翼不力耳目不通無賢賓客國削民散爲後所借蓋亦
晚近之明戒也由斯𠮷言則濁者不足嫌而清者未爲
嘉也且客聞行省之置使院之所始乎明初巡撫給事
中卿貳出領而已後崇其階乃至侍郎𠮷至于我
憲皇定官治頒銀印欲重其威厚其力也欲屏藩邦家
專其責也明德藩邸基址大壯貞元之間魯齊饑楞巡

撫周學士奏興工役以贍壯口故爲使院因恢其制語
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鴻雁之詩百堵皆作卿
士巡視眷然顧之其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言因
荒役民愚人以爲驕也然則自絜之士動必徇俗以委
瑣爲廉清以叢脞爲無爲而學士循績爛然至今益滋
當季規容後來所謂濁其迹淸其心之效耶豈非大臣
所願道者耶客聞而怫然又强難曰如子之言何取于
此泉王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惡夫以清爲標而弱是
居也非惡清也且茲泉在聽事西偏退休所莅鑒靈挹
芳彈琴歌詩意若處女薾然于戶寂而無營發神之庭

吕潔已也心如水也出而任事沛然如河廣受疾行汪
汪淵深澂之不清撓不加濁大臣體也內外交治動靜
相養聖道理也于是客默而退明日吕告侍郎而溯其
銘其詞曰
春秋述堯侯有二臺曰時曰囿察往迎來齊魯大邦巡
撫重望爰度爰居靈泉是況猗嗟靈泉秉沛為神道源
觱沸涌气輪囷觸石如雲椒波為月方皎綴泣狀魚貫
沫引絲承縹並錚爭珠華攢蓓蕾譬觸珊瑚潭漫成池
中瀕不竭控瓠通波周垣建閘澂泓自古皎鏡瑩天厺
瑕躅疾功成不言過地沖瀜無心曲直智人樂水引流

列室承楔構壯傳舍維公孰撓其棟孰幹其邦臺榭百
季軒櫺四起鑒止思足觀流不舍旱增溢減冬溫夏涼
新蘀接影文帶搖香水曰至清魚云不淰曰仁卹近惟
恩所湛君子之政一弛一張委蛇有節整暇爲綱孝出
醴泉樂和文沼豈曰求安至心不擾五人三人師處友
處曾是夏屋匪賢而居居安斯定騁望無終瞻荷卜兩
驗栖知風無曰宴游洗心于退滄浪濯斯小子所志潤
物之利實在江河拘虛而遊厥類井鼃清泉泠泠其獨
一勺及其廣大萬流歸壑毋囿而足毋絜而名敢告在
位視此泐銘

圓鏡第二銘

顧影移姿步花比姸同照稱宜搖光相連

方鏡第二銘

玉則有合璧亦有雙此爲妃並秦餙剪江若波靜陰而映月在東光照參差㠯對明祥

湘綺樓文集卷前四

桂陽陳兆奎校刊

湘綺樓文集卷第五

長沙湘潭王闓運字壬父撰

傳

李仁元傳

李仁元字伯元濟源人也年十九以經策舉於鄉宣宗時天下方務趣文學士必以高第顯而仁元彬彬雅儒以文章稱知名公卿閒自公卿以下無不知仁元者丁未以進士廷對第高同列前後皆選入翰林及天子臚仁元名且覛且思踰時頃卒用爲中書舍人在中書四年

宣宗棄羣臣
遺詔命後世毋奉配郊
今皇帝孝謹下其議羣臣皆奉遺詔大學士穆彰阿獨
議
列聖皆配今子不尊父無以示天下大孝　遺詔謙讓
皇帝孝敬禮可竝行漢司員及翰詹科道無肎具稟仁
元獨同其議草奏有曰非常之德宜隆非常之禮非常
之孝可制非常之典且今議但爲
七幄非論功德文武世室固周公所剏今不奉
宣宗配天卽與

列聖異典示有優絀
皇帝雖不用其議朝臣皆大驚怪謂仁元依權相希驟
進用仁元意不屑也然亦自念京官不可久居思外吏
矣其季廣西山寇竊發命大臣督師使者十餘輩徵天
下兵用兵歲餘未定於是仁元已請改知縣選樂平治
裘出矣廣西兵旣未解雖僻遠寇未張曠日彌久人方
不以爲意智者頗憂之知其難也咸豐二季夏六月仁
元之官道鄱陽鄱陽知縣沈衍慶者石埭人也治鄱久
循吏第一見仁元以爲才特季少思有以裁啟之因欲
觀其意曰愚闖子舍簪筆出內閣涉江湖來求爲令令

固不易爲也吾弱冠以進士吏外二十載矣然而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吏事日墮願吾子幸教之仁元謝曰唯唯不敢如夫子之言夫子以高材多智而求奇行令之所以難也若仁元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雖年少亦未見令之難也衍慶曰甚善然子知射乎志正體直以求正鵠此射者之所能也若夫飄風墮沙披綱技維立者仆偃目眯不開當此之時而何用鼓節爲夫禍生於無形政成於有因今江西方當多憂子年少新吏誠有見識人或不信吾謬以虛聲達于上知幸佐子言之二縣密邇幾有可爲也仁元頓首曰幸甚請約爲兄弟飲

三日別而去到縣縣小好鬭有四族世相讎動結千人約期會戰如敵國仁元勸治不聽刀矛方交乃獨馳馬橫兩衆前衆大驚又感悟罷去終仁元在官不復鬭殺獄訟衰止游惰皆斂跡民愈益樂之是季秋七月廣西寇出湖南圍攻長沙八十日不下即連破府縣踰洞庭陷武昌武昌者重鎮也在三江上流勢震動東南明季春正月遂破九江江西洶洶南昌民逃且盡鄱陽大恐沈衍慶被疾臥未起縣人鬨遷金帛亂棄於道奸民劫剽湖旁城中大亂衍慶力疾馳出雨雪甚東西往來自捕劫者斬二人以徇安循尻民民稍稍還集而仁元在

樂平民譁疑僚佐入縣視所爲則畱與博已悉閉外戶獨閒出治他事及發庫銀市錢數十百萬商賈悉還譌言不興衍慶知仁元果賢則已心屈之矣寇已定至安慶以窺江甯

天子復命大臣視師至南昌畱頃之未發視師者故善仁元仁元遺書曰蓋聞審時者立偉業懦事者受奇困時無不可爲事無不可成得全則全昌失全則全亡此之不可不察也今寇飽意張脅衆疾進此其志揚揚策我不能故也夫彊弩洞札不及其後瓦合相附不堅一擊故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今戮力而趨𨷂據上游選

勁師并食鶩馳鶩流聯營其勢若建瓴水然一戰而勝再戰定矣且江甯非巖城也士非角力而鬬困也軍機滯而寇𢽾張大城挫而兵氣熠詩曰誰敢執咎咎可執乎書往不報而其後寇據江甯終果不拔江西院司知兵燧日遠因議轉餉下檄曰今運道已斷京漕阻遏見穀數十萬石銀錢日匱固不如三分之一運食軍士一糶納價一存各郡縣倉議下饒州沈衍慶言令不便且曰今言三議食軍者道遠無定固非守令所任致也減價而糶則錢入不滿例朘民又不貲存倉虛積蒸朽兩無用矣仁元乃議曰功不百者不舉事害不除者不

安國今寇即遠然其勢不孤縣利在侵掠方以自救而九江東南之亢扼也武昌安慶新敗凋瘠屬界郡縣殘者多矣夫民無食則思亂險不守則日削誠無粟而已有粟此有民有民此有土故不若先發見穀來流亡屯九江制要害誠能盡轉額漕且賑且募夫以數十萬穀供十萬之衆半歲之食必有餘矣一府屯兵數萬雖市人其聲先雄又以法訓之見可而進畫疆而守爲今策之上者也人臣當厝火積薪之日憂危無所告有所見不幸而言不行唱者一而咻者十始乃與同志合道之士俛仰事故痛哭而私言之屈平日衆人皆濁我獨清

世人皆醉我獨醒仁元與衍慶往來辯言反復而不能自已讀其書憤激悲惋之意不知其所從來詩曰不知我者謂我罔極罔極之言豈不悲哉於是議已不行夏五月寇犯南昌列郡大恐仁元乃之鄱陽見衍慶衍慶迎之曰今爲柰何仁元曰吾聞寇衆在江漢此其來者偏旅也吾已使人覘其實彼舟未集來者百餘耳舟小一容十百十之數當不過千人且新罷氣虛水陸不相顧吾今與公合五百人即一日夕可至各束炬夜進擊焚其舟彼卒出不意受創後有來者心動且餒省城兵出破之必矣仁元白晳小榦貌恂恂如婦人然其與人

語眉類儁發氣逼人衍慶難之且以仁元易言兵遲久不決仁元復畫略言其必勝乃定發期日夕將啟行晡時仁元父憃急卒書來曰縣中郎夕有變即急歸無遲於是仁元泣衍慶怪之仁元曰夫事難集而時易失不得身往吾與公各不相謀恐會有變所以泣也衍慶後獨往事格不就留南昌一月仁元權鄱陽知勢將敗乃大息曰嗚呼吾嘗三策三不行今以空城委我於此此吏民不相習事急民散與約皆異志無可成者吾非不可辭難顧患歸樂平取便利然吾命也初仁元在縣募兵縣人應募數千人選壯士得五百明日一一引告

言戰事浤重從我者退丕必斬於是人各退計官浤令
明信往必誓死我等顧父母妻子不得輒應命郎具告
官辭厺者二百三人餘二百九十七人皆謝親戚訣墳
墓別朋友而從仁元仁元軍不滿三百屯府城戰氣十
倍六月大雨連十許日湖漲城中可船七月丁巳寇來
舟蔽湖湖汎濫無隘以守守城城久盡墮居民又早盡
徙寇登餘官盡逃仁元被甲上馬負劒腰短弓矢手長
矛先馳約其卒曰卽戰有利害不測吾未死必不敢退
吾爲若等先取其酋彼徒眾不足誅也仁元居河北習
擊刺馬上運一丈矛直衝寇刺黃衣隊首仆殪之馬前

進數十步寇衆大驚當是時從卒二百九十七人皆呼
譟作氣寇敗且駭視其衆寡再合戰轉爲四鄉四五復
之仁元督卒從卒從厚兵重圍所刺斫數十百人寇合
益衆則縱馬阻積潦積溢步卒稍後不屬乃獨一人在
馬上奮矛叱殺寇旁斫之中左臂失矛即攀街旁屋椽
踞坐門樓中矢顛从餘卒來救猶死鬬死者過半乃各
敗散於是沈衍慶亦从衍慶從南昌歸未五日仁元還
其印衍慶推與之省中大吏招仁元未發而亂至衍慶
乃佩鄱陽縣印持鋼鞭出戰亦殺賊十許人而竟與仁
元俱死仁元裹衣滿印樂平縣印衍慶印在懷間故俱

得尸仁元母陳夫人聞難即約家人曰今寇討必來吾屬婦人義不待寇即辟公又非禮也夫知縣即卑官吾等特分祿受命服民望之矣若前計早脫父母吾固不可且母不殉子人亦不訾我顧我將異乎馮生以藉口者也遂自經死而仁元女弟三人妻金氏及妾皆投井死金氏者河內人十八歸仁元家貧以婦道能奉舅姑及仁元官京師負才志論天下事而出接公卿大夫及公車待詔四方之士口不能言國政用是益自喜恣意聲色以爲我無所不可金氏勸正之卒成其名十餘季前游內方憂英吉利數爲患患邊金語仁元曰吾聞天

下之患在土崩不在于瓦解以此觀之患方不在此也乃卒以身與於難夫婦竝死豈不悲哉已而寇果犯樂平仁元父及其弟亦死之蓋鄱陽陷五日樂平陷仁元一家盡死江西巡撫上言曰臣聞烈士不倖賞國典不屯降亦各行所安而樹義于祀者奉承吏之所宣也臣謹案故樂平縣知縣李仁元防扞府城見危無渝謹案李仁元之父李子塀毋陳氏妻金氏勇義蹈禮皎焉飭厲謹案李仁元之弟李贇元三女弟依侍父兄長幼全節謹案李仁元之妾楊氏僕孟坤僕婦某某殉主無貳竝壯勁草之氣奮干城之誼誼騖寰區氣陵衡廬臣愚

竊聞祀祀死勤祭祭國殤謹上奏請下議立專祠報其忠　詔曰可樂平父老思令之德雖不得久治死於鄱陽衛樂平也又無子因盡葬其父母以下各爲大冢即冢前立祠歲時祠祀焉鄱陽民亦建祠曰二忠祠沈衍慶及仁元初仁元到樂平祀羣祀縣旁有張令大冢民祠祭甚謹張令者前明建文時率家人殉國難者也縣廨左屋有井謂之爲女井女井常有風襲人仁元祭後井愈益神異其家婦女卒閉女井殉之

王闓運曰余始見仁元時初以文士求之及久與言益其意高安鐸歎虞龔矣仁元常從容爲余言其爲政頗

行利民數事利在數世之後亟問之但笑不言故不得載也獨鄱陽士民喜言其戰事並以常所知者次之如此亦智勇哉吾又觀古今以來烈女子贊佐大義往往而有至其母與妻所見有過人者聚而成其志亦足奇也將其秉訓齊修及夙所懷負然邪然仁元自少時能文章爲詩歌皆進於古遠於俗矣語曰士窮者見節義仁元非窮其將㠯文自見哉其將㠯文自見哉

儲玫躬傳

儲玫躬者靖州人也父某爲諸生有名於時玫躬少時以能文繼其父名補州廪生居山城窮僻獨有遠略喜

聞當世事方天下全盛而民困益亟湖南邊苗蠻界五
嶺閒民气震動𠂤無斁得弭息之
宣宗皇帝二十有九秊春大水自湘陰下　瀕洞庭郡縣
圩岸盡淩流民滿塗靖州山田瘠苦米貴　無食民遂爲
盜玟躬首倡捕治悉解之其明秊
今皇帝卽位新甯奸民𠂤數百人奉傭奴爲魁陷邑據
之大臣亟治師遷延不敢犯賊賊故㝵出奔廣西復還
丞黨頗散失遂禽其魁所謂李沅發者也李沅發既號
爲巨寇方亂時玟躬集鄉人守境上已又從大軍來往
馳驅勞最甚身最苦既定論功功或至異等矣玟躬乃

得訓導心猶已爲慚已爲不逮也其年遭父喪在鄉譬喻州人積穀設義倉已待非常除服出天下事已盡變廣西寇益張已由湖南出陷武昌据江甯破揚州矣天子詔在籍官辦各直省鄉防湘鄉曾國藩已侍郎主湖南團練事盡招鄉人相助治兵餉造器械開捐輸大斂民財興水陸師鄉人士盡出爲用聞玫躬勤廉使監造火器火器先有官主造玫躬至事盡委之日夜省視數百工役不敢偷惰及領價足辦而已主官欲多之玫躬不可人十萬玫躬五之事稍聞或問之輒謝曰無有是曾國藩益奇愛之改檄使督勇討桂東山賊兩日夜

追奔三百里事平討洋泉白水洞竊捕積賊亦平復援
藍山目三百人往斬俘六百復會屯營攻賊道州賊負
險距先屯兵兵莫有開壁玫躬即轉鬥逐散禽虜千計
皆平自玫躬爲偏將三季兵不滿五百別將亦率領五
百人成一營討土寇時勝時敗廣西寇衆輒數萬諸將
未嘗一當也雖玫躬號敢戰未出境無緣與大寇遇戰
故所將止五百馳逐衡永郴桂閒而已咸豐四季春二
月洪秀全黨再陷岳州從湘陰轉甯鄉將繞長沙西上
營兵向不任戰募兵有四五營玫躬居其一獨奉檄救
甯鄉未至偵者言寇數千已破縣縱掠氛甚盛未可敵

也玫躬業出在道而別將一營遂或言待之於是玫躬曰夫吾與彼共千人卽合兵埶未厚也而寇益固休養恣肆附脅益眾吾今往賊出不測猶可㠯勝且甯鄉民受塗炭引領喁喁望官軍拔之吾雖不材顧挾兵逍遙不急趣與同患難豈吾心哉則約所部卽夜發身先馳之徑入城西南賊大駭奔丞轉至北門盡披靡無有拒戰玫躬獨騎仗矛要劍五百人步亂斫賊雨雪道凍多倒地枕籍血溼積雪屍横塡街中椒逐賊出南門兵恃勝不復成伍或在城中或在城外方亂時兵賊皆不識巷戰方法勝敗雜丞爭趣南門洶洶數百人反關玫躬

玫躬出時財將十數人自隨謂賊已出不意相遇從者恐懼知不能戰旁有小巷則指謂玫躬曰彼可逃也玫躬曰今吾以勝兵擊敗賊若此不戰吾士卒聞風潰走賊反得意糾聚追我全營死傷吾巳先免是倡敗也遇急倉皇將士不相顧是弃汝也當是時人或挾之去玫躬怒擊之肯抵寇寇叢集刺傷墮地不知其主將委之去玫躬身旁猶有兩三人遣報羣哨皆閒出歸營得免于敗死者僅十八人而玫躬臥地傷重不能負走俄頃竟死城中餘賊見兵復退議据城守然先巳大挫又恐玫躬計退皆驚疑卽夜引去不敢再上自甸興至今聞

賊入城皆絕意赴救遷延觀望及玫躬𠀌五百人與賊同入搏戰所殺傷過當身雖𠬸賊終構敗退丞湘潭衡州危而復安交口稱玫躬及長沙吏民戍兵將士大夫皆曰儲石友𠬸功也玫躬甥楊華英𠀌救玫躬受重創與之同𠬸

王闓運曰今世多言人短長觀其成敗視其官位而定其等𠀌余觀之豈非命哉自道光末載湖南日月多故鄉人士多亦防衛閭里因遂許國而江忠源𠀌平雷再浩功幸得官累戰積功幸至高位身𠬸廬州其名動天下玫躬夾𠀌李沅發功尋官夾累戰夾𠬸于寇不幸不

顯人不能尊之比江公也吾嘗目兩公皆鄉之豪傑至于訓導與巡撫埶位誠隔生而畏之可也及其既歿雖若崇之何諡湖南首功自致躬省城祠六忠固不肎目訓導儕于諸大官明矣

陳景雍傳

陳景雍字希唐商北人也自明時爲河南大族景雍六世祖維崧遷宜興目文名聞天下維崧孫淮歸商北官至江西巡撫淮孫薰江西候補縣丞薰生景雍少有異才游江淮東西大河南北徧交同時知名士爲文章下筆立成凥貧好飲酒不問當世事凡酣飲廿餘年己酉

充選拔貢生又舉于鄉王子成進士即用湖北知縣王子歲者
今皇帝卽位二季也秋九月廣西寇方圍攻長沙景雍于是時出京赴官至漢口寇已破岳州水陸并下武昌城門不開漢口大駭輒驚曰爲寇至寇實未至景雍知漢口蓄積饒富商民愳死可急刦曰守漢陽同知張曬孫者曰文學有重名于世景雍往與之謀半夜往門者不內告有公事請一見門者怒罵曰今死且不暇何公事也景雍待明又往同知已踰邊牆逃門前汹汹失官奸民三十餘人紅巾帕頭大呼舉火炬焚掠商民爭走

登舟景雍遂乘將渡江入省城省城守兵從城上礮擊民舟危中景雍舟望城中號哭奔乘西面喧擾江兩岸火滿騰沸城內城外莫知有官號令乃順流乘還南昌待其父尻頤之寇弃湖北据江甯

天子新命湖北督撫已下官促急赴任諸州縣非實缺及初選員皆遂不到省景雍在南昌已偕委守永和門闔湖北之官即辭厺到省未十日奉委署通山知縣縣瘠苦僻陋又殘破流離滿塗官已家來貧無肉食或乃無米景雍質衣爲糧母宋夫人率其婦出簪飾易銀錢親縫寒衣解省城給守兵景蕹撫境內慰勞民士猶日

夕籌濟大匱米豆孳孳勤勤欲全策而胥固之終莫望
官軍滅寇戡亂知督撫不和數數諷議列縣羣傳其迂
誠不知時變可爲古之愚也景雍既以諸生爲吏不廢
詩酒縣人士入見留與對飲日夜酒客常滿亦因問民
間疾苦及豪猾姦宄所在輒捕至飲以酒而斬之縣中
大治四年春寇復從江南上趣漢黃郡縣殘破以數十
計崇陽屬十縣縣境皆寇環通山土寇響應蜂起景雍
既定从守獨念老母屬縣南鄙蠢動謀應外寇即出城
駐太陽山遣人迎母從間道出已獨率數十民壯馳驅
窮鄉寇瞰城中無官襲據之當是時鄉愚民及無賴者

爭欲降寇官至卽佯附合官公盡賊耳目也景雍顧已從人皆倉皇怖懼鄰縣官或从或逃丕皆不相聞至省城路已絕則定計遣表弟吳超赴義甯募百人遣其僕赴南昌偕餉械火器至卽向縣城步步皆寇騎駱驛充斥城中寇方屯聚斂糧聞知縣在外有兵未測其眾寡遣縣中差誘致縣官要曰厚賞告景雍言賊數百有內應城可立復景雍業已發聞言益深入至鵝塘民盡閉戶有大宅外扃兵士將入造飯請景雍椎破其門入庭見堂上陳列數十席酒肉豐滿肴羹猶熱按廚下一老婦出見官驚曰官今安往今賊伏四面官孤軍深入三

兵童子知其危也此鄉民爲賊設食頃見官兵至皆走報縣賊變不遠矣徒从無益官宜亟去景雍芙謝曰勞苦老姥吾㠯書生受命治此从固吾分且湖北糜爛再遇寇荼毒羣吏匍匐氣盡有从者猶足增固民志今即踞無可爲顧俛首奔走慙對吾吏士執不能也姥彊自飲食好勸鄉里忍須臾待大軍愼毋爲賊愚徒取魚肉吾行浚矣遂取酒酌數十杯而命諸吏卒飽食出門又于馬上爲絶命詞㠯自壯其詞曰我世貞絜傳烈盼躬效能一官逢此百凶治惠未孚運往忽諸生从在予敢沓而渝忝負君親遑恤一已窆葬兩崖㠯佑六里兩崖

者通山名山也縣鄉分六里故景雍云然其逸果葬兩崖側縣民禱祠之云于是遂遇伏數千人遮景雍兵多傷死景雍手發礮擊賊因馳入陣賊矛攢景雍有勇僕曰寅兒奮刀格矛殺數人同被重創死賊欲持景雍頭去頭著地數人共持之重不可動三日賊去民乃斂之

王闓運曰天道反覆兵刃橫肆非直以尼賢者至于鍥薄貪忍昏庸之眾假手以翦其命獨至文人名士平昔感慨論世發之過激其才不可抑則倪露于世乃以譏祿驅內巧入其機而身死無悔若余友陳景雍李仁元其人也陳君與余友乃先李君鄱陽陷時陳方在官余

歸長沙南北信絕獨念君心怦怦恩其奴初未聞其難也又久之歲其奴八月始聞之念其生平酒後仰天長歌相聞若彷彿餘太息之聲豈不哀哉君少負才爲詩一日百篇思汪汪如泉涌火然坐人皆驚其困戹甚矣及壯乃遇世變故其名猶無挂朝籍一季之間卒奪其命豈不異乎通山小縣也而君從父鱗族弟福增中表吳超從者濟濟已與同奴益夫天也吳超常州人字濵生少游關外季甫壯足迹歷二萬里與人語聲洪如鐘及見難不負友信亦奇士君既戰奴有僕受傷伏草間聞過賊嘖嘖稱好官及縣士民棺斂其屍有泣下者若

是貞義之入人也君好爲詩觀其絕命詞從容甚矣李
仁元曰伏波欲以馬革裹屍余不復望如則已矣豈復
當念裹屍云者兩君之于如何其定而閒也且其官同
知縣同能文如同無子後先不一年而使故友霽湖追
念不可已已悲夫悲夫𦬊岡鄧繹旣爲傳傳君余以君
誼至厚且嘗傳李君故輒次之如此
通山附生張銘者負奇志喜詩酒爲縣令上客城陷見
執傲睨自若賊酋縶之縣庭柱及㬌雍兵向城至楊芳
林以百餘人敗賊數千縣賊始倉黃聚謀忿銘在旁語
語見情銘帶索負手仰天大笑且駡曰趣降矣若屬不

自量如此而公告縣官貸汝死矣何謀之爲羣寇驚愧
爭礫之

鄒漢勳傳

夫自古今學者藴富閎蓄局嘗不願自效于當世天下
至廣人材雖或有不用其出者其效固可覩也仲尼弟
子七十有七人獨稱仲由爲治賦然其位乃止家臣功
不數見卒死兵亂周處鄉曲無賴感激一言斬蛟射白
虎切厲爲學適遭羌禍或曰世棘兵變孤在巖穴所以
脫免也是以商鞅寵亾韓非辱刑荀況完于蘭陵原溺
其忠鄒衍當戰國時無求高榮著書言迂怪誕之文

上下萬年成一家之言二子者有夸世之行自矜其才
若莊周列禦寇之徒未有文采不容剛莶不摧者也天
下多事魋悍剽利之士猶幸多免若新化鄒漢勳者又
何以稱焉鄒漢勳者字叔績博學名湖南以附生中辛
亥鄉試舉人越二年寇大起郡人江忠源奏
詔禦賊屯南昌漢勳故與善往見之卽留同守城有功
奏用知縣賊復下犯江漢督撫守田家鎮至者十餘壁
漢勳從忠源至卽敗忠源馳走漢勳强騎墮馬臂折幾
死又從守廬州有功遷同知直隸州廬州援絕圍急軍
多逃亾或怵勸同走漢勳不應俄報城陷從卒不待漢

勳言急負而趨漢勳欲奮下手固不開卽從背上齕卒捥卒痛釋手則躍地取刀轉叱卒曰吾今死此若敢强我斫死矣乃持刀前行亂斫寇寇刺之死初漢勳之爲諸生也過邵陽邵陽令因驕肅以事收之入獄事頗亟自院司以下皆不能道地會太守至郡念所以出之時五月俗重五日節太守開宴僚吏耆老人士畢至太守虛上坐遣人持紅紙書名稱頓首詣邵陽獄敬迎鄒先生獄中無鄒先生唯有囚太守卽迎囚囚卽鄒先生于是獄吏大驚出漢勳是歲

恩詔舉鄉科漢勳出獄往應科居長沙城南蔡公墓祠

蔡公者明長沙推官㠯守城死于寇者也漢勳試畢還所居夜夢蔡公冠服召見索所爲文覽之謂不工又曰吾姑薦爾已而漢勳擧名最後由今觀之漢勳不舉郎或不從軍得官矣或不死矣其㠯微名巧驅之耶若甚敬重之㠯成其名耶豈所謂文釆而不見容者耶漢勳著書三十秊言數十萬所攷治易詩經訓史家地理音韻小學金石字畫靡所不究其志未嘗滿方鄉於學耳天之與人也弗全其身必全其名貪夫殉身聖亦保之烈士殉名隱亦好之漢勳兩守城遷兩階位不爲高雖死雖名不如江忠源忠源好學不如漢勳況隱不如漢

葝漢勳乃卒與同以其著書竟不成然則身以而名微
譽淺而命薄天若予而若奪者視漢勳竟何等也士固
有附驥尾已自顯然誠在自立賓其所長何辟何鄉而
曰成忠壯合聖賢則以者蹈白刃相望矣

丁銳義傳

丁銳義字伯冕長沙人家世儒者世父敍忠已篤學淯
行有名于時銳義少跌踼不好章句所學輒不終三十
無所成名諸父頗患之咸豐初始　詔天下團練丁氏
故有望其鄉銳義乃約結子弟已靖閭里始奮發欲已
功名顯然未由自致也胡林翼之出貴州領偏師襄回

湘岳間意气名譽頓減所領軍不足當賊人亦無肎隨
胡軍者銳義故林翼通家子乃求從軍行募百人隸一
守備部下自岳州至九江胡軍最少弱而塔齊布羅澤
南諸軍鋒銳气盛所向無前常侮笑林翼軍銳義憤悱
每躬出搏戰戰湖口城下爲飛石所中墮馬幾死林翼
獨私厚遇之咸豐五年春正月九江水師潰敗賊復上
破武昌漢陽據之林翼先已授湖北按察使因援省城
已銳義領一營爲偏將相持數月無功被病告歸五月
林翼軍潰已而羅澤南援武昌屢戰大捷林翼亦已爲
湖北巡撫兵埶稍盛即檄銳義出募兵合千人號曰義

勇營嘗是時江兩岸兵幾十萬名將輻輳爭以勇敢爲
先諸文武官皆短衣縛袴冒突飛礮奔命爭利而銳義
爲尤驍由是義勇名聞湖北六年夏武昌圍賊急賊圖
解城圍萬方古隆賢者賊裨將率萬餘人從崇昌縣步
上欲襲洪山官軍巡撫大會諸將議戰守言人人殊酒
罷林翼不悅銳義後至乃曰諸將議皆非也夫官軍頓
于堅城下自冬及夏無尺寸之功所以然者賊不出戰
故也今古隆賢以萬人輕嘗我誠得精兵四千銜枚疾
趨一鼓必破矣林翼從之其夜遣五將將二千人馳赴
之果大破賊追奔三十里或憚深入收兵而止捷聞林

翼恨不窮追即以銳義將五百人繼往比至諸匈已還越五日賊復上銳義又議迎戰諸將不可且曰賊敗以復至必誘我也往即墮其計宜待賊近擊之銳義曰古陸賢自奮而來再敗于我旣愳且恥故出不得已之計招聚殘賊洋洋而來以外示有餘非有謀也若養賊不擊彼得自固與城賊前後夾我軍事敗矣林翼猶豫不能決于是李續賓統湘勇最爲知兵銳義乃請續賓告林翼即從其計仍遣前將及銳義往賊方憑葛店屯駐作大壘二深溝自固銳義等進擊之賊殊死拒乃分三道中匈徐進縱火以助兵𢹂左右二匈繞賊後交馳之

賊大奔走平其壘斬賊上將二進兵逩昌水師亦來會諸將皆至樊口望賊賊橫船截江築長圍于岸水陸相護銳義欲先燒其船或曰姑出兵營之卽發礮擊賊小船賊避入壘銳義等遣壯士數十人泅水奪船賊驚遁逩水師乘之遂大潰渡水追之賊不暇入城繞城椒逩城賊驚亦逩遂復逩昌明日渡江圍賊黃州連戰未下會大雨諸將旣連勝因此欲退銳義上書巡撫曰樊逩者賊之肩臂也蘄黃其咽喉也武漢腰腹也武漢之賊仰資于蘄黃待援于興國今克樊武足制興國則賊援盡矣若克黃州賊糧道絕矣援盡糧絕則逩漢兩大城

取之反手耳然則攻苍漢不如攻蘄黃明矣論者動曰
深入爲行險多傷士卒爲損威此不思之甚者也且軍
不能戰深入亦敗退守亦敗士卒惜死攻賊亦傷賊攻
亦傷今得制賊之要乘全勝之勢舍而不取時不可再
羣言易淆願深察焉巡撫報書用其策遂大修攻具薄
城而營諸軍輕賊屢敗往往解怠賊乃夜開城二門突
官兵兵士方熟寢賊至大亂獨銳義及何慶先等三營
出擊賊斂衆入師得不潰而諸將諉疚銳義貪功致敗
又曰援賊至大治宜還救大營會巡撫傳令諸軍力圖
黃州毋曰大營爲念諸將相顧失色頃之李續賓令至

召諸軍還守衆又大喜銳義亦默不得意再上書巡撫
曰仰承發縱遂統偏師出擊援賊庶展微效受令㠯來
旦夕憂皇幸憑威靈同官協和士卒用命踴躍載馳故
一捷葛店再勝華容三奪樊口遂復巻昌賊望風奔逃
㧊在破竹渡江㠯來部署已定黃州伏醜假息漏刻而
匌吏輕敵偶致失機此雖將領之罪要亦兵家之常㧊
也乃頃者㠯來諸將參差羣口讙囂气餒心疑有議撫
戰動請退守反悔輕進追原本謀發自銳義閉戶結舌
猶尙有咎倘敢論兵事乎然㠯愚耳目之所及拙直之
褎誠未敢如議者云云也賊今揚言欲攻洪山此詭解

黃州之圍也賊趣洪山非由他道當由山坡直上紙坊我軍在黃足㠯回顧古揚二酋本非强寇其徒卽衆一戰可破賊欲襲我後而我固已制其後矣成軍而出非敗是慁若一小挫動便回軍則水師孰孤亦復當退興治之賊復上樊𦵏樊𦵏再失梁子湖非復我之有也先虛後路㠯待賊至賊至無時又將坐受其困乎今急攻黃州縱不能克𦵏漢之賊餉道猶斷萬一回軍飢賊重生就克𦵏漢賊可退保簹糧相持少支數季坐失事機誰執其咎二者爲計孰便孰否儻不如所陳願先斬銳義之頭㠯戒妄言巡撫㠯諸將懷意見恐未有功仍令

銅退銳義常㠯爲恨於後迨漢既復黃州常爲兵衝銳義常率師屯防畱蘄黃閒與鄉民相犄角屢破賊賊功甚著蘄黃民爲建生祠立石述其功八季七月李續賓奉詔征賊于皖請銳義自隨續賓統湘勇十季戰功顯赫名聞天下自㠯無戰不克非善戰名將不得與從事銳義亦素善續賓言聽計合㠯爲可共功名于是遂行湘勇名既久盛㠯少擊眾賊無不奔乏乃大破賊于石牌推鋒而前旬月之間克太湖潛山桐城三縣續賓處處分兵畱守率餘軍直進攻舒城銳義諫曰舒城合肥賊巢穴必爭之地也兵埶宜分而深入無已固不如先

攻廬江與都鮑二軍合攻安慶我水師已在下游得公
重威則安慶可計日下也既下安慶水陸并進賊亡決
矣都鮑者都興阿鮑超也與續賓分道擊賊故銳義欲
合其軍續賓不聽九月遂攻下舒城銳義仍欲攻廬江
續賓直進向廬州攻賊屯于三河鎮銳義進說曰公已
孤軍深入賊地留兵四城分力之半連日攻戰頗傷復
多士卒罷之將領驕滿賊援將集而貪進不已復擊三
河此所謂強弩之末也使賊援斷後絕我餉道舒桐潛
太留兵稀少見勝則思見敗必潰前進不得後退無所
所克四城將并覆矣若及今日退師桐城憑城休息已

待援賊兵气一新創痍稍蘇猶僅可不敗耳續賓見形埶已成且自負勇略拒而不納銳義乃獨飛書請援且言將敗是時胡林翼以母喪去位湖北大官以爲續賓用兵如神而銳義章皇莫不笑之續賓亦譏之曰君嘗以千人破賊數萬今何恇也銳義嘆曰吾屬無葬地矣十月二日又攻破賊外壘其夜援賊大至連結皖豫羣盜衆數十萬圍我軍十餘重十日續賓出輕軍搏戰自辰至酉賊益兵迭戰兵士困餓日暮大散遂奔潰賊遂圍續賓中軍銳義自率中營急救續賓身被數創所部左右軍皆潰續賓乘夜突圍出戰死銳義堅守其壁發

礟擊賊鉛彈盡碎甆碗爲礟子賊死傷相積遙呼銳義等早下毋自苦爲也守三日匍中水火皆盡大營破銳義中傷墮地賊問其名遂駡而死全匍俱覆所得四城盡失湖北大震不敢復出兵言戰後五年旣克安慶廬州乃平銳義耳聾體羸然好議論遇戰則精采奮發嘗論戰有三要曰忍穩緊持滿而發見可急進故用兵最敢深入三河之役獨以輕進爲戒屢說不用卒及于敗

胡林翼上其事

天子悼惜銳義以積功官鹽運同知乃超二級追贈鹽運司使加太常寺卿銜䘏如優例死年三十八

論曰李忠壯以八千之卒深入賊中數百里橫刀而前賊望風披靡若以沸湯沃殘雪兵不踰時遂定四城皆奪之于虎口探之于虺腹當此之時自謂江淮羣醜可一呼而定其意度可謂壯哉於是陳玉成以桀黠之酋結犇突之黨北連河汝南牢江淮呼嘯徒眾號稱百萬晝夜犇命戮力以赴之重塹堅壁連數十里而守之我軍介于其間曾不若孤肉之投百犬也乃能力格旬日斬殺萬數水火並絕然後散破主將既隕士卒猶厲烈烈乎其敗也而銳義獨以策料于前以義徇于其後斯猶古人之所謂不鬱者乎余嘗聞三河敗卒言營破時

出逃百里所在賊聚立如市讙譁叫呼不聞語聲官軍逃者與賊相推擠交臂行數里亦不暇問也兵敗賊勝皆膂膂者數日自軍與目來勇將悍卒盡于此戰而後衝刃陷陣之事稀爲斯可謂巨敗矣鄉使早從銳義之言少察形便之埶合兵縱陽消醜醜徒則厮養丞卒皆受封矦之賞成十全之功垂于竹帛久矣曷乃守厺併命使論者至今日猶神王而色變也哉

羅熙贊傳

羅熙贊字伯虞長沙人少而靖默無競于人居貧厲學不詭時好屢試府縣聲譽不顯二十餘學使試鯤化爲

鵬賤熙贊博通莊列詞理元雋同試諸生並斂手歎服及殤出見擯由是知名居城中教授布衣蔬食泊然也道光中湖南文學漸盛名士頗集蓺林凡有三科高者治經術其餘談心性攻古文詞各有徒侶倡和相得熙贊獨無所交游黯寂彌甚久之乃爲縣學附生長沙方承平時魚稻饒衍百物取足諸生以授徒自給歲才資十餘金數口充贍及後屢有水患乘以寇亂生徒失業常時涉學之人并出游兵間治銅書文簿及曾權稅皆安坐歲致百金或累千萬文儒不復以講授爲事而熙贊亦以貧游郴陽洞庭間稍習水陸戰事彭玉麟頗知

之試委以江上榷務非其所好頃之弃宼常患諸軍多輕佻委瑣之將以戰事爲兒戲覬假一銜職自效諸將弖其文弱但謿笑之不與論也咸豐十季江南兵事大亟曾國藩居祁門煕贊往欲干之不得見困臥逆旅中劒州李榕識其才輒爲置酒肉欲留自佐會鄧輔綸從浙來乞師故先識之載以俱行九月至杭州浙全省兵多而政淆文丞無可用巡撫王有齡所以代之以煕贊楚人然未有名姑使之佐一參將領偏師五百游徼金衢諸縣捕治土寇小有斬獲參將死遂代領其眾守浦江與賊戰有功楚軍自兵興以來習慣行陳人人經戰及當

募皆將領自往招撫故情意相屬易以有功熙贊所將盡游惰脆弱之士生不知戰徒張簿籍又數月無餉窮餓益困然稍用楚餉咨部勒校整齊知部伍營壘而已省城被圍急盡調外兵入援熙贊遂亦入城城守杭州資米浙東公私平時無十日之糧及蕭山諸縣淪沒而城外敗兵尚數萬盡仰官給圍月餘遂掘草羅雀而食之从者相藉守城兵求食不服無論出戰外援斷絕城中紙革敗鼓俱盡遂爲寇陷熙贊兵先已放散獨與所親一二人居有駱義士者見執困迫嘗相過護視城破熙贊中飛礮傷臥地駱坐其旁不忍去賊執駱欲降之

駱曰許且曰吾友傷重當療救不可相離賊許兩人居一室遣其黨侍候之夜半熙贊創發强起坐四顧聞外隱隱誼哭聲室中然一燭駱生獨與相守因執手泣曰从生命也功業成否不足論余無所恨獨念身从豺虎之中以骨累君君義士當蒙天佑幸歸報吾妻子因長號而絕駱生復告賊求棺斂之具卽葬中庭伺間脫丞爲告後巡撫奏䘏熙贊如例熙贊在浙一載家中益貧稍寄財物輒爲人沒奪至其从妻子遂無以給朝夕云

郭新楷傳

郭新楷湘潭人縣學增生也字正齋祖父汪燦爲鄠令

新楷生于官舍其母夢神官持炷送一兒至曰善視之
防七十二灘也寤而生男廣顙山肩童齔穎異數歲喪
父孤居長沙應接衣冠嶷然有度十二能屬文神思不
凡鄉郤號爲聖童涉學多通尤善論史指畫山川如在
目前常自比管商瞭然裒富强之策非已同志默爾不
言自乾嘉已來文儒分古今之學耽志墳典者非薄制
舉其高第諸生未窺六經已入翰林咸豐中常妙選編
檢入直內廷試擬鮑照數詩均莫知所出或遂賦律體
而出時人因之有漢學宋學清學之目新楷該洽經史
兼擅文詞至于應舉經藝詩賦書隸並爾雅華貴君秀冠時

季未弱冠便有清華之望值寇亂縱橫長沙首被兵革守禦之備缺然無闤城南民舍蕩爲灰燼新楷身在圍中盡傷時事乃作哀城南一篇及新樂府十餘章諷刺羣帥旬日城中翕然傳寫旣乃嘆曰丈夫不假五丈旗無由自見小雅怨誹末世爲罪危行言孫吾其免乎便焚毀所作惟存城南一篇而已陶恩培巡撫湖北請與俱行甸檄𢾺啟日有百數新楷命詞遣意輕重悉宜又妙工眞楷筆迹遒潤恩培執其手曰君逸才也玉堂羣彥爲愧多矣于是㕘漢初復人庶凋瘵因登黃鶴樓曠望江漢感戰守之事賦詩有曰洲猶鸚鵡舊人再禰衡

來音情頓挫坐者皆爲名句及歲暮荒亂浩然而歸閉門累年逸气彌壯其志趣閒朗有似物外然雅不信神鬼道書釋典畧不究心一夜夢至大殿亡親皆在祖父置之厀上賜以紈扇細字詩篇詞甚悲豔因告以某日當至吾奉命相語夢中感念母老陳情至苦坐者不悅遂推之墮地醒而惡之密記其事又嘗在長沙令署正晝廣坐歘見一人蓬髮白衣踰窗欲入同坐並無所見私用爲怪會惲世臨出守常德要其暫游以豁幽思至遂發疾如有所見以當涉洞庭須待稍愈夜遣人守候之守者睡去新楷獨起去踰時不返內外尋求至後圃

枯井中儼然在焉水不盈尺立臥其中視案上有所作書及詩決別之辭言已涉七十二灘遠至江潭尋屈平之迹書詞則又類釋氏轉世之說莫不憮然惋嘆比喪歸至家其母檢遺篋得所記夢中日月卽臥日也新楷文采翩翩與物無忤家庭之間不見慍色謙儉溫厚未嘗已才藝驕人少有令名壯而不遇非意凋謝論者惜焉初湖南自分闈科舉二百年中殿試一甲才有五人鄉人目狀元爲瑞每衡山秋燒其火有蓮燈花炬魚龍曼衍之象輒言高第之祥也旣歷科不爽而當戊午己未之歲重有火祥尒時諸生惟新楷名望甚美又學校

攷藝尤重選拔當試者㠯才望相推往往引分自比新楷風采文譽旣莫與爲比及當攷校有黃生曾生皆能文秀傑自㠯爲不及斂手讓之當試前歲新楷遽沒學中倉卒推校莫知所先積學文人無復與試後以龔生充貢入京連擢高第㠯一甲第二人入翰林竟符衡山之祥焉黃曾亦俱㠯戰功至司道大官

嚴咸傳

嚴咸字受安辰州漵浦人也祖如熤漢中兵備道贈布政使㠯平苗軍功知名隷官清能天下稱爲名臣父正基亦方正廉謹累官至河南布政使入爲通政使老疾

告歸終于家咸幼失母大父妾任撫育之父官廣西時當洪秀全之亂東南大震及移官輒在兵中㠯故咸留鄉里誦讀能自厲學穎悟絕人性介猛有奇志長㾭多力面如削瓜跌踢于鄉鄉人交患之嚴氏世㠯禮法敦飭名家故人人傳嚴氏有跅弛子矣年十六工騷賦文詞試錦雞賦文不加點詞旨遒麗督學張金鏞奇賞之比之禰衡三試皆弟一遂入縣學十七應鄉試經策橫恣盡破程法考官楊泗孫錢桂森方求湖外奇材得之大喜遽判中式榜發同考官疑其違式議召咸修飭之咸固不肎同考官大怒由是諸生爭言咸文無起止不

可句讀漵浦人又言咸行倘張有心疾無知不知盡指
爲巨怪莫有稱其才者而咸名愈益大著通湖南府州
聞聲嫉之咸年少喜讀史每論古今下筆千言湘陰左
宗棠獨知咸謂可大成見其文未嘗不稱善咸亦獨依
宗棠爲重於眾論不屑也舉人既例當覆試京師咸豐
九年咸至京
天子命尚書沈兆霖大理少卿潘祖蔭等四大臣覆試
天下舉人得咸文又大驚怪聞中十餘人傳觀其文且
曰何人或有言今來試者聞有浙江楊生湖南嚴咸奇
士也兆霖憤然曰楊生爾雅士此不通者必咸也且姑

以三等待之祖蔭必欲置第一衆譁不可又言不第一
郎四等衆又不可兆霖者祖蔭舉主祖蔭語侵之取筆
欲注第一衆與爭卷强注二等及祖蔭錄其文出示人
果咸作也京朝官由是人人知嚴咸嚴咸遂不會試而
歸歸二秊學益進詞章沈博雄鷙然不自憙喜論兵願
慷慨爲烈士於是左宗棠巡撫浙江矣疏薦咸有　詔
趣往軍中以父老辭謝而益自奮厲與人坐言輒起舞
或默默嘆息行坐不依于恆雖親戚煩厭恨焉咸以名
卿子孫未弱冠已文科傾動朝省及被薦特　詔敦發
湖南世家貴游子弟聲望或出咸下遠甚顧咸不能飾

車馬衣服無應對酒食玩好之事獨行踽踽俗人至羞與爲伍乃反用是自標置至不欲以文學顯冬夏惟一布單衣磬掉而行祖父有日本刀身恒佩之居家時屬起鄉兵禦寇輒造其壘方設食有流矢射咸中頸其見疾如此又常過人家主人留設飲中夜治具侵曉咸起厺遣人要請咸拔刀向之已而又還婦家豐于財奴童數十人咸往則登屋遺矢而厺其言行大率任已意葢有所㦛激誅狂耳左宗棠旣總督閩浙求能吏事者參錯州郡咸父卒葬畢獨騎一羸往從浙軍盛暑大病行不肎止至則遽請領一軍爲椎鋒宗棠辭之咸已不樂

又求備一卒效𡚁行陣宗棠言徐待所㕦是時宗棠頗
任夏道李副將交關公私咸疾之欲手斬之夜入大營
逢傳柝者奪其柝入巡撫臥內大呼一軍以爲狂宗棠
心異之所以敦勸者百方俄而咸發病不食頭觸壁大
呼求𡚁乃送歸到長沙語友人曰吾歸𡚁矣身不能光
益祖父叟牖下無名故求𡚁鋒鏑竄附于竹帛耳天必
欲吾歸𡚁乎人𡚁誠亦難命乎命乎莫吾信乎言訖泣
下聞者罔測其意不能對也歸一月果閉戶自經𡚁人
愈以爲病狂云咸𡚁季二十五所爲文雖殘書騷詩歌
行五言百餘篇其學長于方域河漕鹽法其文如王符

五言如陸機隸書如敬顯儁碑其交友不過十人最推向伯常以爲純孝君子也伯常名師棣咸同縣人其季亦得奇疾歿于曾國藩軍中咸與王闓運約同隱九疑闓運自京師遽歸未至咸已歿

論曰君子之論嚴咸惜其文學卓絕而不成其業又以咸祖父名德積累𡨋冒功名顯至今猶閔其志葢亦可謂知嚴生矣余曰生一出被大謗論其卓絕非能有巨害于當世世俗望風讐嫉之使咸致卿相成旂常之勳于秋萬世後亦與夫猋風輕塵栰隕于天地閒而已且自古論人但欲其壽至天枉才士必惜其未聞道而咸

遂一瞑不視目實俗言使夫衆忌者叢伺環睨而訪之者目咸从終不能不解椒然則早从與老从从等耳孰與夫目一从謝流俗愉快妒者之心志乎

黃滄熙傳

黃滄熙字予春鄱陽人也世農家家令牧牛與傭保雜伍輒尋故書讀之大父奇其志乃令入學貧不能試府縣或償錢數百入城投卷試即列高等遂爲縣生員居數年貧益甚躬伐竹木運販江湖間致貲產數千金始積書通五經三史之學尤習九州方域廣輪形埶畫地圖數十卷道光中目舉人成丁未進士即用知縣分湖

南布衣青鞵非時不謁上官同僚則大詫之性沈毅寡所容納好剛而陵上道光末天下猶號爲承平人重其官州縣初宦跋踖唯謹長吏視涫熙不足置輕重以進士姑容之歲餘署會同縣數月代公㠯閒尻委治長沙發審諸獄訟舊例無所可否涫熙至斷獄如在已有富僧與人訟多通官吏賕請相屬涫熙一訊不直之明日自藩司㠯下爲說者亟五六至涫熙則召僧陳書案上一書輒笞二百遂捶于餘曳入獄訟者盡譁旋署綏甯縣僻小俗悍一㠯威政爲治羣盜屏息禁絕胥吏扶持良弱縣中疏食水飲二歲大治縣鄰廣西洪秀全亂作

而境內清靜上官㠯湻熙介直欲試困之遣兵數百人到縣防賊索餉縣官湻熙請之不得即上言綏甯非寇衝不足煩兵令遣兵徒困縣令令守土官𠬝于賊有名𠬝兵不可上官服其强會長沙圍急兵餉不發湻熙以便宜發餉給兵事平請抵復不許乃好語陽譽之補官衡陽湻熙旣屢㠯伉直見疾因此發憤稱疾不出藩司遂簿責稽考目未完酉長沙八年東南已大亂疆臣稍求賢才廉能之士于是曾國藩㠯侍郎治兵湘衡閒聞其名引見甚歡旣至九江遂招湻熙將屬以一軍人或惎閒之一夕竟忿懟用乏絶鬻馬而還湖南巡撫駱秉

章用左宗棠言廣用奇吏塡撫府縣當是時湘鄉戰功冠天下縣人文武二品以上近千家聲埶豪赫地大民富知縣常重其選巡撫將起渻熙乃自造門見請之渻熙謝不敢明日藩司牌出署湘鄉委黃令諸州縣皆驚曰此病告六年院司何自委之渻熙知湘鄉士民强弱懸絕多訟難治奸人根株皆託大族强貴有力之家縣令不得行其意即上書五府辭謝要約顯示其意書出縣中名豪傳觀動色切齒旣素知渻熙負氣敢決巡撫方鄉之轉相告語且避此强令渻熙當至其夜出城汰者數十人皆杜門自飭不通公事威化大行其聽訟專

以摧折奸猾爲本所縛治不問爵秩有罪輒收案大姓悚息小民傳爲神明案行四鄉騎而往暑雨不張蓋鄉人爭言官至矣雖所未往常恐相遇湘鄉地廣數百里民尤苦兩稅土豪吏胥則代貧民輸租其取償責息至數十百倍艮懦往往破產官利其便滇熙至令民自納稅羣吏叩頭爭之言小民與官非父子之親今有子隱其父之財者它日民欠官世受其累滇熙一切不聽乃召會縣中吏役數百人人人計用受值官自取公費給之有妄取民間者笞殺矣滇熙雖廉吏所至善量入爲出前在會同歲用數百金湘鄉乃至數萬金故能饒贍

羣吏吏民皆說數月政聲流行爲良吏第一以父憂去官好人相賀于道諸所建置一日盡罷之所除者盡復之湘鄉民諡思湑熙湑熙事在湘鄉者最顯里巷畫圖歌詠之至其死耆老婦孺莫不流涕湑熙治湘鄉五月駱秉章已其材用未展又居喪不可涖官乃奏令練鄉勇五百人西長沙備賊當是時鄱陽大亂湑熙父幾不得葬故以母遷長沙兵事方亟遂西領兵異軍特起無何賊數十萬從江南上至廣西復下出湖南西圍寶慶湖南兵盡發湑熙從救寶慶屯城下李續宜者自湖北來援負重名簡默不言異諸將實輕之援守兵幾十萬

各參差覲望湣熙憤怒書抵續宜言久持必潰續宜不
答已而賊大潰公衆又莫肎追湣熙獨率衆進論功吕
知府用賞戴花翎及復宜章桂陽二縣戰力奏保道員
湣熙在兵間每忽忽不樂旦夕思謝公曰巡撫遇之厚
猶豫未決咸豐十季四川土寇大起數萬爲聚者不可
勝數用兵歲餘未定其季蘇杭復陷三江兩湖軍餉故
仰給四川聞變震恐朝廷移駱秉章入蜀督兵諸將唯
劉嶽昭及湣熙從至荆州嶽昭復留獨湣熙從秉章以
三千人先驅至萬縣聞順慶圍急馳之寇南逸別攻定
遠移兵往去縣二十里止望寇屯城西南連十餘里城

東北江水環遶寇方造浮橋度水東涫熙分三道馳擊之行五里寇整衆從中進當涫熙卽前搏之寇卻左右軍至遂奔寇聚殊死拒涫熙放兵燒其營寇大奔二十餘壘悉潰戰三時禽斬萬數涫熙之爲軍善乘勝馳逐敢深入遇寇卽戰追奔窮日夜蜀寇皆蛾合一戰喪膽以三千八一日夜行百數十里敗寇三萬蜀人奇偉其功涫熙名大震餘寇在東岸聞敗從下流潛濟合餘黨南走涫熙欲一戰平定率軍追討之是時道路傳告埶軍銳甚逢父老問寇所在輒言遯久矣軍士見寇不耐戰爭踴躍赴擊馳一日或言寇在前二十里遣諜偵不

見一騎湑熙輕軍突進寇先空二郎場設伏以待合兵掩至匍士愕出不意然故易寇迫戰寇敗不退乃反分兩道緣山上湑熙知有伏急整隊將駐以待先日敗寇聞戰盡合遽絕其後軍恐戰不甚力以湑熙用法嚴慰歸皋不測乃各奔散湑熙自當寇陷淖墮馬遂獨與麾下百餘人戰抝餘眾既結營自固殺馬夷竈終夜戒備寇懲前戰畏楚軍其夜乘勝引去駱秉章遣人收集其軍竟終平蜀發端自湑熙也湑熙既以功加按察使銜于其卒秉章乃復論列其績及平皆風操槪具疏聞推為名臣

天子深惜之追贈布政使以內閣學士例賜祭葬謚曰忠壯卹其子孫如優例采其行事宣付史館湻熙才識無輩兼長學術蓺事然特善吏治行陣之用固非其好其將兵三年數十戰及它方畧可紀者甚眾非湻熙所以重故不載其于師友誼尤摯與人介介寡合尤顯貴者尤速避之見上官常瞪目而視初治湘鄉或問藩司公識黃子春乎居官聲藉甚果何如人答曰其官聲吾得之耳聞傲兀見之于當面湻熙聞之亦自笑也所治以抑强扶弱爲政湘鄉小民與大姓王氏訟人言王氏必負雖王氏亦自危聽其訟王故理直卒直之人服其

公劉氏傅氏共一山爭一墓數百秊家也訟百餘秊不決涫熙至令兩族各書葬者男女約發驗不讐者嚴治之兩姓祖顧不敢應其訟遂絕大要敏決善億度習于情僞顧不喜鉤距以勤節自勵忍人所不堪忍用能絕太顧念獨行其志湖南言吏治者雖甚疾涫熙卒不能毀其名

贊曰成宣之政倣自州郡滋蔬盜長上肅下困咎延厲極乃斧其蔓蕒惟邦本弗究其功終亦矯矯踔厲壘銅彼則好諂匪介不容

陸建瀛傳

陸建瀛字立夫沔陽州人也吕高第官翰林十九年由侍讀出爲天津兵備道歷監司有名稱累遷至雲南巡撫道光二十六年調江蘇逾三年總督兩江江南天下財賦邦

宣宗時清興已三百載海內無事士大夫靡然尚文藻貴科第直省督撫連地數千里居處服御富盛過古諸侯遠甚自

天子所鄉用盡中文學侍從之臣更出居其職而兩江爲尤重建瀛才識明敏開濟時務其爲諸生時以公輔早自期待中外亦用是相許其治繇劇任重詭廓然無

疑精明倜儻煇如也
宣宗皇帝承豐大盛業惘然以持滿爲戒大臣望風旨
人人爲安靜謙謹尤加意國用天下財利最大者三事
所謂鹽漕河者也三者於治一有司取辦而俗吏鄙儒
以爲國家事莫重大三者承平久積諸利盡爲慠其困
國病小民所在盤結而天下挾聲埶居要位者其身家
親族支黨牵擩染其間盜縣官金錢㠯養肥其私者倚
三事爲巨患自黃河未決張秋前三大政皆在江南江
南督撫非幹濟大畧不得在位始陶澍撫江蘇議漕事
以漕河費重病國始行海運官吏仰食漕費者數十萬

爭撓其事故一歲輒罷建瀛爲廵撫則請募商船轉粟二百萬杭海至天津海運效自此始及爲總督筦鹽政其秊漢口鹽船灾焚四百艘官商折閱至四五百萬建瀛以淮課日絀欲改引爲票行之初國家榷鹽稅由富商納課行引商利倍蓰爭爲豪侈靡費官吏因持劫之商空困又習奢蕩計惟逋國課且日增昂鹽斤價民盡食私鹽鹽之爲官私也本權利一切之滋凡國言利盡奸猾所倚伏故就場課不足籠利乃使大商分筦之商亦以時盛衰于是陶澍始改淮北爲票鹽稍疏通休息矣而淮南擅鹽利數十百秊羣官衣食商家無肎議改

建瀛在江蘇久知其敝至遂定新法十章奏改兩淮鹽法奪官吏歲賕百餘萬享鹽利者人人詬恨之而建瀛自以益國便民

天子方倚其材欲漸次爲治益發舒駸尋有意于治河矣建瀛之言曰河之利害于國也大矣非河能害國治河者之爲國害也夫黃河不決而有歲修譬猶天下無事而有兵費養兵不可以備敵歲修不可以防河然而上下相習者大利之所在也河決則必發帑銀不塞不已是可操左劵取也國家聞河決必憂言治河者聞河決必喜故夫大工之興費必千數百萬而後得已者雖

河安流猶將激之而使橫嚙之而使崩也于是河決松桃眾議工費在八百萬已上建瀛身往視工減費半咸豐元年秋七月洪秀全亂作已出全州連破湖南州縣

天下大用兵

天子屢改命大臣出征戰輒無功東南督撫率皆以文章顯達聲望充飫尤不及建瀛雖建瀛亦自負殊易言

天下事當是時湖廣總督程矞采督師居衡州徐廣縉督兩廣以禦夷功受上賞最號爲知兵其巡撫湖南則駱秉章湖北常大淳而陸廕穀陸元烺張芾先後撫江西蔣文慶撫安徽楊文定撫江蘇事多倚建瀛爲決方

逃大驚或欲遮說建瀛舟乘溜流急半日至九江建瀛
兵盡潰賊之初下也氣暴悍震慴人心又兵將無一可
任既失武漢汎江下雖韓白不能拒戰論者頗言宜聚
兵處處屯守不戰以俶賊然守九江固非二三萬人不
辦且總督出征猶止三千兵故張芾亦不敢言募兵事
又以爲賊幸下江九江城亦無能利害以故芾聞賊上
乃微服逃還南昌九江兵已被而蔣文慶守安慶亦前
撤兵逃廬州長江大亂初所置屯戍應名奉行而已千
人數百人即爲一軍一時盡被建瀛馳還江甯收蕪湖
太平兵屯東西梁山遂議閉城城守江甯藩司祁宿藻

者故侮建瀛乘其敗嫚罵之城中一無所辦江甯城圍九十里將軍祥厚者目爲國定例駐防兵汛地止內城固不出一人助守駐防兵亦實無任戰守者建瀛大困祥厚祁宿藻又連章劾建瀛賊遂長驅來攻梁山軍軍潰於是圍合建瀛收兵二千乘城援軍斷絕圍十三日城破死之初建瀛既輕出無備而諸將帥疾其平日矜張事至樂坐觀其所爲聞其敗則膽落一敗不振東南事大壞中外交訕之

天子既辠建瀛革職籍其家及其死言者至陷目降賊

朝廷疑其誣逾半載始下　詔還其總督銜予卹如例

言官復論其舉措乖舛典遂負天下重咎矣而江南亦遂殘破所謂蘇麗浩穰者數千里蕩焉自其後朝廷文臣亦稍復出爲督撫諸督撫多起軍閒始大治兵一省戰守兵動速數萬東南七省所調募無慮數十萬衆十三載江甯復賊乃平

贊曰陸之治江灼灼有能地處理劇獨用統維簿籍左右才思愈恢金章繡衣光寵大來乘我否運翦斯物怠逸諫輕出一麾遽蹶芾既周章慶也末隸虎踞龍盤熸焉从气匪直也人國步斯瞶漕乃改餫河亦徙津海熬素波轂其牢盆曷建上策伻規逸臣

今列女傳

母儀

孝聖憲皇后　純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遣詣市買漿酒菜麪所至店肆輒大讐市人敬異焉十三歲時入京師値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列㠯爲在籍中旣而引見十人爲列始覺之主者思譴令入末班　孝聖容體端頎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邸　世宗憲皇帝王宮也憲皇帝肅儉勤學靡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御者多不樂往　孝聖奉妃命旦

夕服事唯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　高宗焉

及爲　太后約　皇帝以禮率六宮以慈福壽仁賢形

于四海準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宮中生有美色專得

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于亡破陰懷逆志

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具對以必殺報父母之

讐　上益悲壯其志思以恩養之　太后知焉每召回

女　上輒左右之會郊祭齋宿于夜翛出　太后乘平

輦直至　上宮入便閉門宦侍奔告　上遽命駕還叩

門不得入以頟觸扉臣御號泣聞于內外　太后當門

坐促召回女縊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啟門

上入號泣俄而大寤頓首　太后前　太后亦持　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息相謂　天子有　聖母也靜而有化而嚮于教誨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此之謂也

節義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婦女采臺艸織笠以爲事女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艸別藏之既多復擇其尤當嫁之歲自製一笠既成昏用獻其夫而語其勤焉夫戴以出市人見者無不誇也久之旁縣亦聞之它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以難得而珍

貨以有用爲貴今子之笠婦所織也冠之不可以御暑無食不可以爲炊子誠賣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答爲遁言姑應之曰吾笠不賣客幸欲之若得錢八萬當以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遽下錢八萬取笠而去於是其夫輦錢而歸喜告其婦曰笠已賣矣乃得八萬若先斬之十萬可致也女問其故默然內悲而無言其夫出遂闔戶自經而死君子以織笠女爲識微夫古之婦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榮辱隨之至于見賣逼婬而求死與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之死可謂達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

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徙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不若自潔目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也

辯通

直隸女童滿洲人其父爲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爲參領與佐領與咸豐九季冬選良家女入宮引見內殿上親臨視女童目父官品例在籍中最入天寒 上久不出諸女立階下冰凍縮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瞋怪固留止之稍相爭論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

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是邪于是　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　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　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　駕久不出誠不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冒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論

皇上願伏其罪于是　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　上遂罷選當女童前後言時與在旁者莫不惶急流汗咋舌不敢卒聽及得　溫旨遣出或猶戰慄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爲能直辭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女童旣出　上它日以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選時女可不豫也君子以爲女童以一言而悟　主成　文宗之寬明顯名于後世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女童可以煒彤管矣

湘綺樓文集卷弟五　　桂陽陳兆奎璇校刊